



# 八桥叠翠 彩虹起舞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鉴

桥是神来之笔，如同彩虹降临于河流之上，把绕山绕水的长途跋涉浓缩成闪电般的神话。一座桥，与两山相连，与水波相映，当烟尘飘散于风中，人类便打通了通向远方的通道。峡谷间，江水上，当一座座桥梁如同彩虹般奇迹降临，一卷青山绿水的长轴便徐徐延展，从脚下一直铺到天边。

面对桥，我总有猝不及防的当头棒喝，有醍醐灌顶的顿悟，也有一往无前的快乐和由衷而生的敬畏。



那天，天气晴好，我们来到北碚龙凤桥，爬上一个小山坡，站上观景台，竟意外遇见了“八桥叠翠”的震撼景观。眼前山峦叠翠，连绵起伏；江水清澈，粼粼生光。青山绿水间，八座大桥，如诗如画，如歌如梦，大气而灵动，恢宏而壮观。乍一看，犹如八根强有力的脊骨，横跨嘉陵

江，肩挑山峦，又如错落有致的琴键在碧波之上演奏着山水和道路的和音。

远处的城市，近处的村落，幽深的峡谷，明亮的道路，以及阳光下来往飞驰而过的汽车和火车，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。这里，坚硬与柔软，粗犷与纤柔，静止与灵动，缠绵交织，轻轻碰撞，迸发出璀璨的光芒，纵横蔓延开去的大大小小的道路如一条条白绸带在大地上翩翩起舞，这里是“行千里，致广大”的真实写照，同时让人见证了激情与速度生出的诗意与浪漫。



众鸟啁啾，八桥不眠。彩虹如炬，点亮眼眸。

在长久眺望中，眼光停在一座最不起眼但也最为奇怪的铁索桥上。因为别的桥面不时有飞奔而过的汽车或笛声清脆的火车，浑身充满生机与活力。唯有它，容颜憔悴，披一身灰色的衣衫，喑哑无语，像个寂寞的守望者。

“奇怪！这是什么桥？为什么没有车辆和行人？”身边北碚的朋友给了答案，“这是朝阳老桥，你可别小觑这位寂寞守望者。它诞生于半个世纪前，是嘉陵江北碚段第一座大桥，是北碚当时南北唯一的交通大动脉！”在我啧啧惊叹之时，他接着说：“还有你更想不到的呢，这桥是当时亚洲第一吊桥，还是亚洲第一

斜拉式桥梁。因长期超负荷运作，2007年终于走到了生命的终点。不过，它的一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。”

我不禁一阵唏嘘，既为这座桥曾经的辉煌而骄傲，也为它的老去而遗憾。但是，一座桥长眠，必有另一座桥新生。这就是重庆人的筑路精神。

很快，在朝阳老桥上游100米处，一座流光溢彩的提篮拱桥华丽诞生。它如一道彩虹，稳稳地降临于辽阔江面，又如上帝的提篮，轻轻搁置于山水间，装满簇新的梦想。于是，新桥接过老桥的重担。两座桥，一旧一新，一窄一宽，是一次飞跃，也是时代飞速发展的必然。

与朝阳老桥差不多同期修建的，还有襄渝铁路北碚嘉陵江大桥。这座铁路桥是三线建设时期的国家重点工程。此桥钢架林立，密织如网，乘坐火车从桥上经过，可览江上青峰、山城烟雨，然后梦幻般进入时空隧道。因为独特的山城风光，它成了襄渝铁路上一处亮丽的风景。



随着时代发展，襄渝铁路身边很快多了与之平行的襄渝二线铁路。在“大哥”身边，这位奔跑得更快的“弟弟”，便是襄渝铁路二线北碚嘉陵江大桥。兄弟二人肩并肩立于江上，手挽手飞驰在大地上。

洪波之上，还有一对紧紧相连的双子桥——兰渝铁路北碚嘉陵江大桥和遂渝铁路嘉陵江大桥。这对孪生兄弟，长相、身高基本一样。两条铁轨如同两条巨龙穿山越岭，在大地上起伏起伏，前者连起了西南的重庆与西北的兰州，后者

连接了重庆与遂宁，直达川西平原。

站在高处，看江上霞光荡漾，四野翠绿摇曳。突然，银色的长龙从洞中飞出，又闪电般消失于桥对面的山洞，奔向遥远的地方，我的心里总涌起一股神秘的力量。

把目光投向六桥稍远的地方，那里有两座新建的大桥：一座北碚嘉陵江大桥（又名碚东嘉陵江大桥），一座是G75嘉陵江高速公路桥。

当朝阳老桥“病危”受限后，除了朝阳新桥接替使命，碚东大桥也以最快速度诞生于上游。它像一个螺旋状的射线，将城市密集的道路箭簇一般发射到远方，极大改善了重庆北部的交通条件。这座市区公路桥，大大缩短了两岸居民的出行时间，加速了地区间经济文化的交流；而身材修长的G75兰海高速嘉陵江大桥，则是一条不见尽头的射线，成为大西北、大西南出海的生命线。

观景台上，看一江绿水如碧绸，览八桥叠翠似彩虹，顿觉天高地迥，心旷神怡，同时也让人神思飞舞，感慨连绵：八桥叠翠，扮靓了自然风光，改变了思维方式；八桥叠翠，连接了人心，沟通了世界。我更惊叹于重庆人修桥的精神，他们是这样做的——旧桥老去，再修新桥；单桥不够，又修双桥；有了公路桥，还修铁路桥……就这样，修着修着，就修成了桥梁博物馆。这些桥，任时空交错纵横，尽展“桥都”重庆的魔幻色彩。

一瞬间，我有些恍惚，眼前八道彩虹并肩牵手，在河流和山峦间跳起芭蕾，我似乎看见了大地之上，无数彩虹翩翩起舞，内连华夏，外接欧亚，与中国的经济建设同步，与世界成为一个整体。

嘉陵江上密集排列8座公路、铁路跨江大桥，形成“八桥叠翠”景观，远观非常震撼。

## 神韵龙洲湾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姚代云

重庆市巴南区以前叫巴县，老的巴县是没有龙洲湾这个地名的。早前的龙洲湾，只是一片山坡丘陵，因长江在此流出“V”字形大湾，人们称其为“V”形湾。后来又怎么改叫龙洲湾了呢？这个地名的来历既充满美丽动人的传说，也有几分神秘色彩。



据民间传说，以及当地老人讲，早在民国之前便听说此地有“巨龙盘旋于此，霞光四射，紫气氤氲”，所以得名龙洲湾。另一说法也和地理与寓意有关，因长江流淌至此呈“V”字形，远看尤像龙在江中蠕动腾跃之状，寓意此地龙腾虎跃，故而得名。

另据《巴南区志》记载，过去鱼洞地区百姓为纪念屈原，每逢端午便到虾子梁段的江面进行龙舟比赛。虾子梁位于鱼洞长江下游转弯处，那片江面当地人称为袁家沱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久而久之人们便把那个区域叫龙舟湾了。

当时的“舟”字是舟船的舟，为何后来变成了洲的洲，这里还有一段故事。

20多年前，巴南区决定将新的行政中心选址龙舟湾，在具体规划过程中，有人认为龙舟湾的“舟”字太小气，范围不大。而据规划，龙舟湾新区包括区行政中心在内，其面积要大得多，内涵也要深邃丰富得多，实际上将成为巴南区的象征。为此，建议将“舟”改成“州”，这样外延更大，地名概念也更贴切。

后来，随着新区规划的深入，建设指挥部与技术人员多次踏勘后认为，从鱼洞至龙舟湾的道路及重要建设项目均依山傍水，特别是新的行政中心位于龙州大道与龙海大道交会处，颇有山水之美和江岸之韵。因此，技术人员向当时担任区委主要负责人汇报，建议龙舟湾的“州”字，应采用洲的“洲”字更符其实，也更有深邃寓意。理由是：当地其名源于江中的虾子梁，是水中之陆。而龙是离不开水的，始终与水相依，有水的龙才有灵性和神韵。新的行政中心迁建于此，正值龙海大道，所以变“州”为“洲”更妥当。

此建议颇有道理，不过为慎重起见，区委提议大家再多听取各方意见，集思广益，如获多数人支持，则可正式起草方案按程序报批。后来反馈的情况表明，大家都觉得用洲的“洲”字更好。基于此，区委、区政府在审批规划时，便正式同意将龙舟湾改名为“龙洲湾”。



龙洲湾新区最早的概念性规划，曾拟在大金盆地区铺展5~10平方公里的开发规模。方案几经讨论和修改，从总规到控制性规划，再到详细规划，层层深化、步步推演。

“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”历史经验反复验证：一个地区的发展战略，始于规划，成于行动，贵在坚持，方能抵达彼岸。规划之重，可见一斑。龙洲湾新区

的开发，亦是如此。为此，我作为区委主要负责人，多次登门向几位曾主政的老同志虚心求教，收获颇丰。而后，又经区委扩大会议精雕细琢，方案才最终审定。

新区建设中，还有一道更为关键的环节：道路、行政中心等重点项目，该按怎样的标准来设计？彼时，两种意见截然不同：一种主张“看菜吃饭”，量力而行，毕竟巴南区当时经济拮据，面临发展中的困难；另一种则力主面向未来，高起点、高水平规划。

这又是一道“坎”，如何抉择？建设指挥部为此心急如焚，多次向区委负责人汇报，希望得到一个原则性的说法。区委建议他们先充分讨论，广泛听取意见，权衡利弊，再报区委区政府定夺。为慎重起见，我还与建设指挥长单独沟通，希望他高度重视此事，上报方案务必有理有据，便于决策。

巴南从县改制为区，是新的起点，更是崭新的时代机遇。新区的建设标准，我更倾向高起点大手笔，具有前瞻性的。建设资金固然困难，但事在人为，只要转变观念，打开思路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



为用事实说话，让各方统一认识，我提议带队去发达地区学习调研、开阔视

野。随后，我带领建设指挥部和区建委等相关人员，奔赴江苏、深圳等地取经。

针对新区道路建设问题，我们重点考察了深圳的深南大道。这条大道被誉为“深圳第一路”，双向十车道，堪称国内城市大道之最，亦是深圳城市核心的中轴线。道路两侧，绿化大气氤氲，花草植物点缀独具匠心，曾被评为“深圳八大景”之一。当地领导介绍，他们的体会是——新时代，新机遇，一定要大手笔、高起点，不要数年后又落后，再折腾。大家听了介绍，又实地察看，赞不绝口。

考察结束回到区里，在向区委常委会汇报情况后，大家十分振奋，一致表示要借鉴深南大道的设计理念，高起点、大手笔规划龙洲湾的几条道路。此后，我们又前往北碚，调研学习该区新建的行政中心，同样受益匪浅。这更进一步坚定了我们高标准设计、建设行政中心及相关项目的决心。

后来，在与设计单位团队交换意见时，对方负责人问我，你所说的前瞻性和高水平，具体内涵是什么？我说：“20年不落，经得起历史检验，对得起巴南人民！”

2003年6月，随着推土机隆隆轰鸣，龙洲湾新区建设正式拉开帷幕。

逝水流年，斗转星移，蓝图渐次舒展，23年后之今日龙洲湾新貌，证明了“20年不落”的铮铮期许！